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凌鱼 著
对岸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小说文库
Kuadu Fiction Series

凌鱼
◎著

对岸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岸 / 凌鱼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 1
(跨度小说文库)

ISBN 978 - 7 - 5034 - 8310 - 3

I. ①对… II. ①凌… III. ①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0037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卢祥秋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5 字数: 173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contents

1	寻找柏蓝
23	唐晓思
45	宇文香
55	柏蓝的等待
66	游棋
97	武林逍遥
131	出卖
135	我的欢乐园地

寻找柏蓝

—

/

写这段文字前，需要回顾一些场景。那是 1996 年的夏天，也许是 1997 年，这并不重要。那天的天气很好，有几块云彩，天空透着高大的劲儿。现在回想起来，再也不曾有过那么大的天空。一条河拦在我的面前，河对岸就站着那个细长的姑娘。关于那条河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下，河是江南的小河，随处可见，人们都在河边洗衣服、洗菜、洗脚，水是相当清的，能看见瘦小的河床上长着水草，扁长形的水草，叫不来名。2000 年我进入了无锡城，也见过大大小小的河，最大的一条就是运河，大是大，却没有水草，水浑得还不如刷锅水。再回到那条小河，河里有许多鱼，还有螺蛳。柏蓝的父亲有

一片网，经常能抓到鱼和螺蛳。傍晚时分，她家门口的小桌子上就有这样三道菜：清蒸小鱼，炒螺蛳，拌黄瓜。这是一张图片，深深地刻在我的脑子里。关于家乡小河的记忆就是如此。

再说乡下的房子，多为长方形，进深很长，头尾往往不能共用一道光线，阳光只能浅浅地照进堂屋，过道和厨房是照不到的。来人一进门都是眯着眼用手遮着脑袋，似乎在寻找着什么，一路进来，走到中间天井才算是真的看清，说话声音才会冒出来。家家门口都有个大场地，好的是水泥地，差一些的是砖铺地，最不济的就是泥地，那也是要夯结实的泥地，地面如小姑娘的额头亮晶晶的。门前的窗子下面摆着小板凳，在夕阳的照射下拖出长长的影子，是在说坐着的人刚走或者没来。东面卫杨家的西晒墙没有粉上，红色的砖块之间有许多蜜蜂孔，蜜蜂在钻进钻出。关于家乡房子的记忆就是如此。

刚才提到卫杨家的房子在村东头，也就是说再往东就没有房子了，只有一条通往田野的小路以及那条往东延伸的小河。柏蓝就是站在河边的小路上喊她的父母吃晚饭的。一望无际的田野空空荡荡，老远有一些黑点，其中有两点就是柏蓝的父母。我一直说人就是点，点就是人，就是来源于那时的记忆，这只是少年时期的一种印象，没有科学依据。

2

2011年的无锡在造地铁了，城里到处都是工地，这让我很不舒服。我有失眠的恶习，心里不顺畅，往往就睡不好，睡不好就会胡思乱想，这其中就想到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拣一两件说一说吧。第一件是玻璃屋的事。我在无锡市中心有一间玻璃屋，屋子全是用玻璃做的，就跟没有一样，我住在屋子里可以看见人们从我身边走

过，当然他们也看见我睡在里面。我必须时时保持优雅的举止，不能抠鼻子，也不能挠痒痒，更不能脱光了洗澡，这样会引起围观的。最为头疼的是，我搬进玻璃屋以后就不能过性生活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做那事，就有犯法的嫌疑，会给你带来挥之不去的麻烦，所以相当苦恼，一度被老婆认为我是性无能者。第二件是大地母亲的事。我认为土地是女性的（这一点后面会证明给大家看的），而且可以随着划分标准不同分裂成许多女性。如无锡可以称为无锡母亲，苏州可以称为苏州母亲；又或者称苏南为苏南母亲，苏北为苏北母亲。我在哪里生活，哪个大地母亲就养育了我。而2011年的无锡母亲却开始怀孕了，在地底下有个新生命即将诞生，我们只能等着，等新生命到来的那天欢呼雀跃。可总有些人按捺不住，企图做点什么，他们努力地往下挖洞，在里面修路，简直就是吵翻了天。他们希望哪天无锡母亲肚子里的婴儿能沿着他们所修的道路顺利走出来供世人瞻仰。2011年我经常失眠，经常胡思乱想，想到的就是这些。



我说过1996年的夏天有让我难忘的场景。我在一条干净的小河边站着，河对岸是细长的姑娘。她有长长的头发，乌黑且柔顺，随风摇摆，这都是撞在我心坎上的。一想到她的头发我就心窝子疼。穿的衣服我已经淡忘，只记得她穿着条纹的短裤，两条腿细腻而又光亮。写到这里我又必须停顿下来，让心口的疼痛缓解一下。少年时期的我并不懂得距离产生美、空间美感等一些美学知识，总以为把她抱住或者吃到肚子里才能解决问题。这其实是错误的，当时胆子小，也没有这么做，才使我有决心写下这段文字。

我想有必要说一说1996年的大人都在做些什么，农民们并不安

分，谁都不想安安稳稳种地。许多人都走出了村子到城里去谋生。乡下的大地母亲一下子受了冷落，城里的大地母亲却受欢迎起来。我再也没有见到过柏蓝站在村东头的小路上喊她的父母回来吃饭，因此我再也见不到那条熟悉的条纹短裤了。这是1996年的一件让我伤心欲绝的事。

其实小河边的细长姑娘就是柏蓝，那年我十七岁，说话声音已经像鸭子叫，大家都取笑我，那段时间我不爱说话。当时柏蓝在河边吃苹果，嘴角一直在咀嚼。我刚刚放学，在河对岸发现了她。我大喊：柏蓝，你没去上学。她朝我看看，嘴巴动了动。我以为她要和我说话，于是屁颠屁颠地绕过小桥跑到她身边，中间还摔了一跤，样子极其狼狈。我刚到还喘着气，她却转身要走，我连忙叫住她：柏蓝，你要和我说话？柏蓝皱着眉头，挥挥手，被我一巴掌拍掉，我趁机抱她，死命地在她脸上找下嘴的地方，刚开始她还反抗，后来就任由我坏了。我在1996年的夏天占有了柏蓝。这句话本身就是个悖论，长大了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谁也占有不了谁，人与人之间其实很简单，都是匆匆的过客，碰上了就意味要过去，也许一辈子再也不会见面。

那天我跑到柏蓝身边其实很腼腆，我用公鸭子般沙哑的嗓音问她为什么不去上学。柏蓝脸一红，轻声说：我那个来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4

关于玻璃屋子，我有些事要补充。我刚来无锡的时候房子很便宜，觉得只要好好地工作几年存一些钱，就能买到房子。可是未来那几年风云突变，好多事情都超出了想象的范畴，我发觉再怎么努

力都买不起房子了。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老婆）商量自己盖房子。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涉及许多问题，全都写出来对这段文字并没有什么好处，也不引人入胜，总之我们最后盖了一间玻璃房子，在无锡的市中心中山路上，我们在所有人面前吃饭睡觉拉屎，以及过性生活。

就因为房子是完全透明的，那它的存在与不存在也就是同一件事，城管发现不了，人类发现不了。因此我的房子至今还在。

5

我和柏蓝一度互有好感，在她家的堂屋里我吻过她。当时天快要黑了，房子里的光线越发地暗，柏蓝的奶奶背对着我们坐在门口，夕阳把她的影子拖在堂屋里，她却一动不动。我抬头看柏蓝，她正在专心做作业。我发现她的嘴唇湿答答的，一下子勾起了我的欲望，我吃力地趴在桌子上侧着头吻了她。她推开我，中指竖在嘴上提醒我别让奶奶看见。我吻柏蓝的事就是这样，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她的嘴唇也不是甜的，只是有些冰凉。后来卫杨跑进来，挤在柏蓝身边。这个小毛孩一直喜欢柏蓝，毫不掩饰，这种情爱毫无美感可言，因为它不含蓄。而且据我所知，卫杨当时并没有发育，小弟弟边上一根毛都没有。

柏蓝在我们圈子里是一个完美的符号。她人长得好，又会洗衣服做饭，最关键的是她会用自己做的颜色作画，那是很稀罕的。她收集了许多卫生所扔弃的小药瓶，洗干净了一字排开放进清水，每瓶都滴上一滴白醋，然后不知从哪里找来一把彩色粉笔，有红色的、蓝色的、黄色的，等等，把每种颜色都刮一些粉在药瓶里，神奇的现象就出现了，放在窗台上的一排药瓶呈现出五颜六色的效果来，

在阳光的照射下，每个颜色都是透明的，非常耐看。“真美！”卫杨发的感慨。柏蓝挺满足，笑声很大。

6

我在无锡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虽然是透明的，有和没有有一个样，但心里踏实了许多。我在一个文化单位上班，平时非常清闲，每天都有许多时间胡思乱想。实际上人一旦进入想象世界就会变得很可怕，时间长了就分不清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幻的了。我不止一次在办公桌前想起我多年的女性朋友——柏蓝。

我试着寻找柏蓝，通过几个渠道，我找到了卫杨，卫杨给我的关于柏蓝的答复是这样的：她嘛，出国了，跟一个老外了。卫杨在电话里说得很俏皮，有故意显得轻松的嫌疑。我不忍心揭穿他，很有礼貌地再见挂断电话。我多少有些伤感，努力地写下这些文字，无非就是想追寻曾经藏在心里的一个女孩，可如今她却在大洋彼岸，我就不知道奋笔疾书、苦苦思念的意义所在了。

看来是要写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了。

二

／

关于大地母亲这件事需要补充一点，就是她的性别问题，这其

实是一个想象范畴内的事。单从地球这个圆形物体来看，和男性的条形特征相去甚远，而和女性乳房的形状却很接近，又有其常年累月围绕太阳转悠，就更像是有娘儿们的特性了。再说生产这件事，男人是干不了的，大地却能时时刻刻地干着，而且干得比任何一个女人要好，要多。鉴于此，可以证明大地是女性的。我们每个人都在享用她的生产物，包括情感上的东西。我曾经把上面的观念说给柏蓝听，她哈哈大笑，随后认真地说：我也要做这么伟大的女性。为此，我对她有了更深一步的崇敬。

我却远离伟大的大地母亲，跻身于压抑的城市生活中。

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从体育馆出来，傻站在门口不知是走还是留。卫杨从高级汽车里下来，手遮着脑袋一路小跑，身后跟着三个花枝招展的女孩，嘻嘻哈哈笑着。卫杨看见我说：是你小子。我笑笑，盯着女人看，都是二十出头的样子。踢球。我脚做了个射门的动作。长发的女孩哈哈笑起来。

卫杨一把拉住我，把我拽到体育馆里。

快有十年没见了吧。卫杨坐在羽毛球场地边上给我发烟。

我看着那两个美丽的姑娘优雅地打球，都是有备而来，她们穿着紧身的短裤，头发扎在脑后。笑声穿透了整个场馆。那个长发的女孩安静地坐在卫杨的身旁。

卫杨又说：看她，像谁？他用手指着身边的女孩。

我便仔细看她，她睁着大大的眼睛看我。

眼熟，想不起来。我无奈地摇摇头。

卫杨说：细细看，看她的嘴，薄如蝉翼。

我再次端详她，终于看透了些，她有柏蓝的样子，神态也有几分相像。

我笑着说：你入了魔怔。

卫杨说：风菲菲，女朋友。算是给我介绍了。

后来我抽了几根烟，和卫杨说话，各自述说了过去和眼下的生活。三个女孩一直在轮流打球，笑脸绯红，汗水浸湿了上身，线条玲珑毕现。

最后我先走，卫杨也没有留我。

2

再次遇上风菲菲那是一个月后的事了。我正在办公室发呆，有人敲门进来，她手指着我很奇怪地说是你。我很冷静地回答是我。过了一会儿我们都笑了。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是她的老师介绍来的，说是有个舞蹈比赛，想来报名参加。我说不在我这里报名，在隔壁。她说不能怪她，这里的格局都一样的，门上也没有提示，说完很快退出去。等我回过神，她再次进来说办好了。我没有请她坐，也没有再说什么，气氛有些尴尬。还是她先说话：给我电话吧，以后可以联系你。我没明白，她又说电话，我才反应过来，从报纸上撕下一个角准备写号码。她拿出手机说：你说。我报了号码，很快我的手机就响了。我拿在手里看，她却摇摇手机说：我走了，会给你短信的。

那一天，我过得很糟糕，到饭点没去吃饭，下班也没有回家，连电脑都忘了关。这一天肯定很特别——我想，早上好像还差点被楼上扔下的西瓜皮砸中。

我老婆说：编吧，你就尽情地编吧，想什么好事呢，年轻女孩问你要号码，太拙劣了。我细细地笑，是有些不光彩，可怎么办呢？笔就在我的手里。

我和老婆在透明的房子里洗洗睡了。

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大地母亲要临盆了。



第二天，风菲菲给我发来一个短信，是由几个标点符号组成的笑脸，我认真地看，还真有她的样子。

下午的时候，又发来一条，还是一张脸，却少了冒号，看上去严肃了。

下班的时候，第三条短信也来了，多了一个括号，好像是要哭了。

我看着呢，我给她回了一条。

我推着自行车从单位出来，心里思量着去买点菜，便向菜市场骑去。刚出去几步路，就见风菲菲在银行门口朝我招手，脸上挂满了微笑。我很诧异，也有些慌乱，匆匆下车，吞吞吐吐地说：你怎么在这儿？

风菲菲抿着嘴，手捂着挎包，眼睛灵巧地一闪，我随即明白，她是在等我呢。

她笑着说：等你下班呀，想着你要经过这里，果真猜对了。

我问：有什么事？

她说：没事，就是想找你说说话。

我面露难色：这个，这个……

她莞尔一笑：没空的话就算了，我可是鼓足勇气来的。

我从心底给了自己一个理由——没什么，就当是和网友见了个面。“那我请你吃饭吧。”我随即发出邀请。

她很开心，手伸到我的臂弯里推着往前走，那么自然。

我连连说：别急，先让我把自行车停好。

她狡黠地吐了吐舌头，那是粉嫩粉嫩的颜色。

我们手挽着手进了一家咖啡店，进门后灯光压抑，如闯入山洞，我眯着眼找位置，风菲菲差点被进门的台阶绊倒，被我像拎小鸡般拉住脖子，她哈哈大笑。

在窗前的沙发坐下，眼睛也逐渐习惯了昏暗。我们随便点了些东西，在等候时，我看见外面狂风大作，飞沙走石，电动车、汽车报警器的声音此起彼伏，一个快递员摔倒在地，各种包裹随风滚出去老远。我喃喃自语：天要收人了。

这就是生活吧。风菲菲没头没脑说了一句，无聊地打腮帮子。咖啡上来了，我装样子地喝一口，苦得快要吐出来。风菲菲笑着说：放点糖，要好喝些。

我仍旧看向窗外，雨点如豆，蒙蒙的一层城市的味道自路面向上向远飘扬起来，于迷离中透着些许青草的香气。我和风菲菲的约会就是这样的。

／

记忆是有些遗失了。少女柏蓝有两条光滑透亮的腿、阳光般的笑容。有一天深夜，我刚刚入睡，听到窗子被坚硬的东西敲击，我并未理会，但这声音却坚持不懈，在广袤明亮的夏日月夜里四处飘散。我只能爬起来，借着月光，我看到窗外一张迷人的脸。

柏蓝坐在我的床边，嘴里絮絮叨叨却不知所云。

“你睡吧，躺下来，我坐着就行，你可不能睡着啊，你睡着了我说给谁听……不，你不要说话，听我讲就可以了，你一说话我就想不起我要说什么……你当然可以躺着。我是想说什么来着……哦，你不要提醒我，我能想起来……今天月亮真圆啊，真亮啊，来时我

看见卫杨家的猫跑到花子家的屋顶上了，撕心裂肺地叫呢，我就不信花子能睡得着，也许他也睡不着呢。卫杨家的那只猫了不得，只一下就上了房顶，我却上不去……看来你困了，可是你要醒着听我讲话。你听，池塘里传来了蛙叫声，美吧，我刚才站在你家窗外看见远处有萤火虫呢，还有鸟儿临睡前的叫声，它们可真是自由自在，想飞就飞想叫就叫……我也想这样。陈花子那个人只知道在家做作业，从来不出门，你说奇怪不奇怪？哦，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和他死党，总会替他说好话的……你睡了吗？看你眼睛都闭起来了……运动会上我可看见你们去欺负低年级的女学生了，死不要脸地拽着人家的手不放，也不管人家愿不愿意……是，你不说我也知道，都是陈花子的主意，他身上就没一点好，老远就闻到汗臭味，女学生躲他还来不及呢。那天我问他话，他爱理不理的，我就烦他这个样子，和我说话怎么啦，莫不是能吃了他？是，你别说话，听着就好了……夜深了，月亮快要落山了，你要睡了，我却睡不着……”

那一夜特别的深，我的身边全是柏蓝的声音，如悠远的琴声在我的记忆深处来回游荡。不知是真实还是梦境。柏蓝深夜来访的情景就是如此。



风菲菲穿着一身黑，腿架在杠子上头手艰难地往上靠，远远看去像是一把手枪。她表情凝重，嘴巴圈起往外吐气。一大群女孩子在她的远处跳舞。我饶有兴趣地看着。

门卫大叔警惕地上来问我：你找谁？

我用手指风菲菲，她也看见了我，笑嘻嘻地跑出来。刚到我面

前就对门卫说：找我的。

我矜持地说：你们这也叫跳舞？一群疯丫头。

风菲菲却很严肃：这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

我便不好笑她，沉默不语。风菲菲笑起来，拉我的手：带你去个地方。

原来是舞蹈大楼的顶上，一出门，风就呼呼地吹到脸上，连着风菲菲的头发，我鼻子一酸打了个喷嚏。角落里放着许多花盆，五颜六色的花朵迎风开放。

风菲菲说：漂亮吧？

我回答：漂亮。

风菲菲说：好看吧？

我说：好看。

风菲菲说：香吧？

我说：香。

我们同时笑了。随后她拉着我坐在花前面。我问她：这些都是你种的？她突然变得忧郁了，幽幽地说：烦恼的时候就想着给它们浇浇水，没人说话的时候和它们说说话，又或者想家的时候来闻闻它们的味道。

我又问：你不是无锡人？

风菲菲摇摇头，仿佛记忆一下子飘向了远方。我摸上了她的手，有些冰凉。“你冷吗？”我说。

她才恢复笑脸：不冷，刚才出了汗，这会儿风一吹，手就凉了。你摸我脸看。她把我的手放在她脸上，果然有些烫手。我感觉她是有些害羞了。

我一下子有了先视感，感觉某个日子里也是如此情景，风菲菲红苹果一般的脸蛋不断在我的脑海里出现，让我分不清是真实还是

想象。

那一刻我尝试去理解她内心的感受，并不断告诫自己：你是一个委实不错的君子，千万不可越雷池一步。可该越的时候不越那确实是扰人心的。风菲菲看我的眼神是炽热的，像是要喷出火来。“也许，她是需要我的。”我华丽地想着。

6

星夜当空，一个细长的姑娘，隐在砖墙背后，双肩微动，似在哭泣。我躲在不远处，手扶着墙，神游天外。

无锡的地铁往纵深处进军，我听到大地母亲因为疼痛而发出的呻吟声。我再一次地神游天外。也许这一切都是巧合，并无关联之处。我不止一次地梦到一个故事，或许压根就不是梦，而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那是在欧洲一条著名的河边，栏杆洁白，上面停满了同样洁白的鸽子。三三两两的外国人在河边散步，他们都戴着帽子，穿着大衣，拄着拐杖，嘴里含着烟斗，头顶都升起了青烟。我告诉自己，如今置身何处，又为何来？此时，便看见了那个细长的姑娘，头发乌黑悠长，下身穿着条纹短裤，我快要感动得流出眼泪，不是，眼泪已经流满了脸庞。此情此景穿越了许多年，却坚实地保持原有的味道，不曾改变。我在等她回头的那一刻，她面对河面，胸膛微微起伏，在自己的思绪里久久不愿出来。“柏蓝！”我轻声地叫她。她的双眼如宝石，让我不敢直视，果然是她，这么多年她的相貌神情都没有变化。她颇有些惊讶：怎么是你。我幽幽地说：是我。你过得好吗？她意味深长，矜持地点点头。我老婆看到这一段的时候，笑个没完，她说你这个臭写字的，酸得掉牙，又不要脸，简直一无是处，还在欧洲和少年时的玩伴相会。你怎么不去太空中相遇？我